

在大阪買桃

祝 之

遊大阪，很想欣賞一下地道的百貨，到哪兒好？朋友事前推介：阪神百貨店，說是店內時裝、食物、生活用品等櫃檯多不勝數；食物更經過專人精挑細選，不僅為大阪人所熟知，譽之為「美食最強」，京都及神戶等地也對此趨之若鶩。

在日本，稱得上「百貨店」，原來有個定義，它必須是經營販賣多種不同領域商品的大型零售店，且其自助賣場的比率要在五成以下。

日本人愛烤、炸食物，烤鯪魚在昭和時期是最受歡迎的平民美食之一。聽說在阪神百貨店的烤鯪魚專櫃前，就常常大排長龍，全盛時期，一天可以賣逾萬份烤鯪魚之多；阪神百貨店的法國麵包餅乾，同樣人氣旺盛；對於大阪特產的昆布和仙貝，逛該百貨店的人也不會忘。人們大包小包的，滿載而歸。在大型百貨店購物，一般人覺得價格太貴，但好處是假貨出現的機會微乎其微，例如平常如一小袋番薯，包裝上也附有

栽種的農民的照片，可見他們自問佳品，完全不怕顧客追究。

祝之到了大阪，往逛阪神百貨店，對其他東西未為所動，只幫襯買點水果，因早前在港時曾在一家大型日本餐廳吃過的日本水果，印象殊深，如今親身到當地，總得比較一下。在港的那間日本餐廳嘗過的日本蜜瓜，屬於一個餐後甜品，上桌時僅是一小片，單價要六十港元，雖然多汁，既香且甜，但總是太貴，祝之試過一次，下次免了。有說在港售賣的日本上好的蜜瓜，有兩種價錢，一是一百九十九港元，另一是三百九十九港元，較便宜的一種，因是一棵樹上長有幾個果實；較貴的，乃源於一棵樹上只有一個果實，因而格外珍貴。在港買的青森蘋果，大約也要六十港元一個，貴得驚人，但也大得驚人，比美國大蘋果還要巨型。當日在阪神店看到的水果比在港賣的更貴，祝之只買了兩個桃，折合港幣二百多元；一個蘋果，折合約七十港元。把買來的桃和蘋果帶到投宿的酒店房間慢慢品嘗，向酒店服務生借把水果刀，不料送來的是全套餐具：刀子、小盤子、叉子，日本服務員果真服務周到。

桃樹源自中國，一八七六年適宜種植桃樹的日本岡山縣從上海、天津引進桃樹樹苗，結果大豐收，該縣遂變成日本桃鄉，桃花且成為該縣的縣花。歷經多次改良的日本桃，又常常回銷到中國去。祝之在大阪吃日本桃，觀其紅潤靚麗，儀容不俗，風姿過人；甫切開，香氣襲人，「聞酒三分醉，聞十里香」；肉厚，啖落齒頰留香。想到此乃中日淵源，吃着吃着，心態傾向更多的是「吃感情」，吃得款款深情、閒雅暢快！

◀在阪神百貨店買的兩個桃，紅潤可人

作者供圖

避風塘炒蟹

裘 琦

每次經過香港銅鑼灣維園旁邊的避風塘，都想起一味香港名菜：避風塘炒蟹。

近日瀏覽內地網頁，看見有一位重慶網友，在網上教人炮製的香港菜式，竟然就是這道香港名菜「避風塘炒蟹」。

想不到，彈丸之地的香港，漁家小菜不胫而走。在內地也風行起來了。

避風塘炒蟹色、香、味俱全，蟹肉中帶香辣。鮮嫩的蟹肉，着實讓人垂涎三尺。

「避風塘炒蟹」，據說來自銅鑼灣艇戶。那麼，「避風塘」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此「招牌菜」會風靡世界各地？不妨細說從頭。

▲最先由香港蟹民炮製的「避風塘炒蟹」，已走向世界

作者供圖

近日臨習了一遍《兒女帖》。

《兒女帖》，又名《同生帖》，為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叢帖第十九通尺牘。草書，五行，五十字。

王羲之在《兒女帖》中，敘及待至小兒王獻之辦完婚事，就可去益州見老朋友周撫，並遊歷蜀地。

《兒女帖》原文如下：

吾有七兒一女，皆同生。嫁娶以畢，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過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今外孫有十六人，足慰目前，足下情至委曲，故具示。

譯為今文，大意是：我有七個兒子一

王羲之的《兒女帖》

個女兒，都是同母所生。現在孩子們婚嫁的事情基本完成，就差一小兒還沒有完婚了。等到小兒辦完這樁婚事，我就可以放心去那邊遊玩了。現在我的孫輩和外孫輩共有十六個孩子，足以讓我感到眼前欣慰了。您對我家的情意很盛，所以把這些情況都告訴給你。

王羲之《兒女帖》中，提到「吾有七兒一女，皆同生」。意思是說，王羲之有七個兒子一個女兒，都是同母所生。此「母」，即王羲之的夫人，郗璫之女郗璫。

「唯一小者，尙未婚耳。」此「小者

」，即王羲之最小的兒子王獻之。書學界所稱之「二王」，便是王羲之、王獻之兩父子。

王羲之的夫人為郗璫之女郗璫。王獻之後來迎娶的，則是郗璫兄長郗曇之女郗道茂。

郗璫有兩子一女：郗愔、郗曇、郗璫，郗道茂即郗曇之女。

通俗點說，王羲之即郗道茂的姑父。

王獻之和郗道茂，是表兄妹。

《兒女帖》中，「過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」這是說：當時王羲之正忙碌着籌備

姜，道究竟是何人？

姜，是王羲之女兒孟姜，「道」就是郗道茂。

這樣看來，王孟姜和郗道茂當時在一起，這對表姊妹，感情很好，而郗道茂終於嫁給了王獻之，在王家上上下下，都起了作用。

王獻之後來和郗道茂離婚，改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，這顯然是一項政治婚姻。

《世說新語》「德行第一」載：「王子敬病篤，道家上章應首過，問子敬：『由來有何異同得失？』子敬云：『不覺有餘事，惟憶與郗家離婚。』」

臨終前，王獻之（字子敬）對與郗道茂離婚這件事情，認為是平生唯一過失，耿耿於懷，由此可見郗道茂在王獻之心中的分量了。

從「吏部文章」說到讀書

馬斗全

書林
擷趣

前有論者不知歐陽修詩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意，而於上海文匯報刊文指責該句「不通」、「好笑」，並云：「只從吏部的職能看，也可以看出吏部的文字是些什麼樣的文章，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公文。」原來他把「吏部文章」當作了「組織部」的公文，而着實鬧了大笑話。於是有些撰文予以批評、糾正，且都解釋說，歐陽修所說的「吏部文章」，乃指曾任吏部侍郎的韓愈的文章。有的還奇怪地問：「怎麼連吏部指韓愈都不知道？」其實，歐陽修該句中的「吏部」，並不是指人稱韓吏部的韓愈。

關於歐陽修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用事，有一段軼事，須先一說。歐陽修（字永叔）與王安石（字介甫），皆為北宋大文豪，均名列「唐宋八大家」。歐陽修有《贈王介甫》一詩，其中一聯為「翰林風月三千首」，王安石有「二百年來無此文」之稱頌之語。況且，歐陽修上句「翰林風月三千首」以李白（世稱李翰林）詩稱頌王安石詩，下句則應是稱頌王安石之文章，韓愈乃為古文大家，而謝朓主要以詩名世。再則，古來慣稱韓愈為韓吏部，稱謝朓為謝吏部者絕少，前者為「熟典」，而後者為忌用之「僻典」。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用事，自當以孫樵語為貼切。是知王安石對該句之理解並未錯，更未將「二百年」的吏部之前二百年理解為吏部之後二百年。退而言之，即使真以吏部之後二百年解之，二百年來稱為「二百年」，亦無不妥。歐陽修因只讀過沈約與謝朓詩，趕不上韓公。韓公，即韓愈。歐陽修讀王安石答詩後，笑道：「介甫錯認某意，所用事乃謝朓為吏部尚書，沈約與之書，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。」又說：「若韓文公，迨今何止二百年耶！」原來，歐陽修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「吏部」，不是用韓吏部事，而是用南朝謝吏部事。

因此，當時即有人笑王安石竟然不知沈約之語而誤讀歐陽修之句。其實，王安石以之為韓吏部，並不能算錯。因為孫樵上韓愈書，即有「二百年來無此文」的稱頌之語。況且，歐陽修上句「翰林風月三千首」以李白（世稱李翰林）詩稱頌王安石詩，下句則應是稱頌王安石之文章，韓愈乃為古文大家，而謝朓主要以詩名世。再則，古來慣稱韓愈為韓吏部，稱謝朓為謝吏部者絕少，前者為「熟典」，而後者為忌用之「僻典」。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用事，自當以孫樵語為貼切。是知王安石對該句之理解並未錯，更未將「二百年」的吏部之前二百年理解為吏部之後二百年。退而言之，即使真以吏部之後二百年解之，二百年來稱為「二百年」，亦無不妥。歐陽修因只讀過沈約與謝朓詩，

卻不曾讀過孫樵上韓愈書，用事有未當，言亦未妥。所以王安石說：「歐公坐讀書未博耳。」歐陽修、王安石兩人有關語，見宋人陳鵠所撰《西塘耆舊續聞》。歐陽修的好友劉敞也曾批評歐陽修讀書不博，說：「好個歐九，可惜不讀書。」同蘇東坡多有交往的趙令畤《侯鯤錄》記載，東坡黃州詠雪詩摘道家語渾然成句，人多不知為用事，王安石一見即知所用何事，頗為東坡所讚賞，亦可證其讀書之博。今之批評者雖然不知孫樵「二百年來無此文」之典，但據慣常所說的「韓吏部」，將歐陽修詩句中的「吏部」理解為韓愈，自然也不能算錯，可謂「歪打正着」。

由此可知，平日治學、為文作詩，尤其是與人探討、有所責難，前提是必須多讀書，不博讀群書萬不可輕下斷語。古人所云「讀天下書未遍，不可妄下雌黃」、「讀書未博，觀人文字不可輕試」等教誨，真乃萬古之良箴。即便名高如歐陽修，有時也不免有紕漏，何況今之一般讀書人。若更不讀書，而又好輕試他人，妄責前賢，那就難免鬧出「組織部公文」之類的笑話來。

神秘且微妙的霍普

李 夢

黛西
札記

明年是美國畫家霍普（Edward Hopper，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七）逝世五十周年。最近，我翻看他的作品，越看越覺得有意味。他的畫中每每有強烈的光暗及冷暖色調對比，卻不顯得過分熱烈或張揚，反而予人克制內斂之感，且時常糅雜些憂鬱與寥落的味道在其中。

霍普以及其他活躍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交界處的美國畫家，可謂該國現代藝術的開創者。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美國現代藝術圈，很有些繽紛活潑的樣貌。年輕的、雄心勃勃的藝術家去歐洲留學，將立體主義、抽象主義或後印象派等創作理念帶回故鄉，有些人偏愛色彩實驗，還有一些樂意用畫作描摹日常生活，霍普則兩者兼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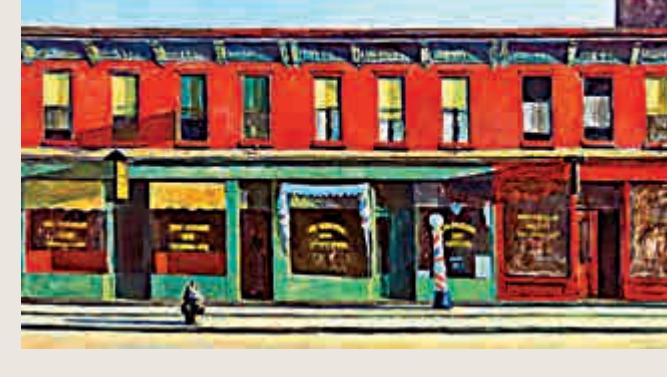
與那個年代的很多年輕藝術家一樣，霍普將旅行視作開闊眼界與汲取靈感的途徑。而歐洲作為彼時新鮮藝術流派及風格蓬勃長養之地，自然吸引了他的目光。霍普曾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這五年間三次到訪巴黎，發覺當時盛行於法國的立體主義和野獸派並非他的理想所繫，卻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印象派及寫實風格藝術家德加與馬奈的作品中，找到了共鳴。的確，與野獸派的炫目活潑以及立體主義的乖張相比，霍普的畫與他本人的性格一樣，內斂，深沉，偶爾還有些神秘的、難以捉摸的意味。

霍普創作於一九三〇年的畫作《星期天早晨》，極其明確地反映出霍普受到上述兩種藝術風格的影響。畫中是半條闊寂無人的街，太陽初升，將街燈及街邊消防栓的影子拉得很長。街邊是一排雙層建築，上層是住家，下層通常開些小店，買瓜果、鮮花和咖啡等，是再典型不過的美國城市街景。霍普雖說將畫中房子塗成紅與綠等鮮艷顏色，卻並不想描摹它的熱鬧，而是特意將一個無人的清晨呈現在畫布上，以至於這明明是一幅街景圖，卻被藝術家畫出靜物畫般的感覺。

「靜」是霍普畫作予人的第一印象。不單這些無人的風景畫，甚至那些描摹人物交談或聚會情景的畫作，也常常給人安寧與神秘之感。畫中人要麼坐在窗下縫紉機前織補衣物（《縫紉機前的少女》），



▲霍普畫作《夜遊者》
作者供圖



▲霍普畫作《星期天早晨》
作者供圖

要麼獨自望向室外藍天下的紅磚建築（《小城市的辦公室》），要麼在某個靜夜時分，三兩散坐在城市街角的酒館裏，低頭默默飲酒。

霍普活躍的年代，正是美國城市化的鼎盛時期，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，城市景象亦不斷變得繁華而多元。然而，霍普發覺，人口密度的提高並未帶來人際關係的日趨親密，城市人即便共處某一公共空間（咖啡館、酒店大堂等）的時候，也往往表現出忽視甚至排斥交流的狀態。在作品的構圖上，霍普通常喜歡在畫幅顯眼的地方畫上隔斷，或許是一扇窗，或許是半面牆或幾根立柱，以此凸顯城市中個體之間疏離與隔膜的狀態。

對我來說，霍普畫作最吸引的地方不在於它們如何呈現紐約街景，而在於畫家的用色。有些畫家在畫面上塗抹大量暖色調的時候，會讓觀者覺得溫暖、明媚與愉悅，而霍普畫中那些鮮艷誘人的色彩，卻時常給人詭異甚至壓迫之感。據說，美國懸疑電影名家希治閣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拍

攝代表作《驚魂記》的時候，曾受到霍普畫作《鐵路邊的房子》啟發。畫中照例無人，只一座孤零零的房子，位於鐵道旁。房子是淺灰色，屋頂卻是紅色，似乎處在一種半荒廢的狀態中，引人浮想。

紅色在霍普畫中不時出現，有時以大色塊的樣式，有時只是點綴，卻無一例外予人神秘詭異之感，比如《鐵路邊的房子》中的紅屋頂，《夜遊者》中酒館女酒客染成紅色的長髮以及《酒店大堂》中老婦人身上的紅裙子，等等。在衆多冷色調色塊的映襯之下，那一片或幾點紅，尤其顯得詭異離奇，像極了懸疑小說或恐怖電影中的場景。霍普畫作提供給觀者的解讀空間相對開闊：若你用懸疑電影導演的視角看那些作品，你或許會覺得它們看似靜默寡言，其實內裏湧動着難以言說的慾望與糾葛；若你換一種《深夜食堂》式溫情脈脈的視角，你也能從那些油畫中，覺出寂靜安寧的味道。或許正是這種解讀時的多義與微妙，使這位美國畫家筆下的人像或風景，成為後世人屢談不厭的話題。

姜，道究竟是何人？

姜，是王羲之女兒孟姜，「道」就是郗道茂。

這樣看來，王孟姜和郗道茂當時在一起，這對表姊妹，感情很好，而郗道茂終於嫁給了王獻之，在王家上上下下，都起了作用。

王獻之後來和郗道茂離婚，改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，這顯然是一項政治婚姻。

《世說新語》「德行第一」載：「王子敬病篤，道家上章應首過，問子敬：『由來有何異同得失？』子敬云：『不覺有餘事，惟憶與郗家離婚。』」

臨終前，王獻之（字子敬）對與郗道茂離婚這件事情，認為是平生唯一過失，耿耿於懷，由此可見郗道茂在王獻之心中的分量了。

王羲之的《兒女帖》

祝依欣

」，即王羲之最小的兒子王獻之。書學界所稱之「二王」，便是王羲之、王獻之兩父子。

王羲之的夫人為郗璫之女郗璫。王獻之後來迎娶的，則是郗璫兄長郗曇之女郗道茂。

郗璫有兩子一女：郗愔、郗曇、郗璫，郗道茂即郗曇之女。

通俗點說，王羲之即郗道茂的姑父。

王獻之和郗道茂，是表兄妹。

《兒女帖》中，「過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」這是說：當時王羲之正忙著籌備

兒子的婚事，所以未能動身去四川。

有關郗道茂平生，缺乏詳細的史料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無論是王羲之，還是王獻之，都非常看重郗道茂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晚，王羲之行草書《平安帖》在北京嘉德秋季拍賣會，以三億零八百萬元人民幣成交。